
八日本



促序

“促序”，上网一搜，还真没有发现这个词，姑且允许我生造一个来给一本不那么正式的游记加个开头。

其实，对于如此之短的旅行，一开始并没有能说服自己为此而写一篇正式一些的游记。

心中所想，大概是觉得时间短促，因此感到惭愧且不如别人。

八天的旅行，何来的深刻感受？

若在度娘上搜索，游记一词所对应的，大多是环游世界的“事迹”或者是谁谁“无比丰富”的大学间隔年吧。

对于名家来说，如此短而急的旅行，或许根本不值得一提，若为此造文，甚至有走马观花之嫌。

但是，八天的旅行，对于自己来说，真的那么微不足道吗？

能写出自己内心的事物，无论多少，都不算是一文不值。

至少，我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写出接下来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我幻想，或者说希望着，在我字里行间里描绘的某一朵樱花，某一趟搭过的电车，或者某一张街拍的照片，能幸运地找到能与之共鸣的频率。或许那个人正坐在书桌前，对着明天要交的文稿发愁，或许那个人，正晃悠在回家的巴士，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屏幕。但是如果这些文字里的某一个事物能唤起哪怕只有一丝细小的感受，我想，我所写的一切都并不是那么毫无意义。

文字里的，舞动着的细小身躯的灵魂，如果能拉近字里行间与纸页外面的人一点点的距离，那么，八天的旅行，便不止于我的笔尖。

八天，日本，距离飞机起飞还有5小时。



大阪 (一)

第一天

在 Kuala Lumpur 上飞机之前，我特意把电脑桌表面换成了 Miku。心想者，如果能去公主大人的故乡，桌面上一定要换上大人的照片才对。当然这是后话。

真·开头：

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听说膏药国的马桶很是高级，这次真正到了发现，传言里的东西竟然是真的。至少，在接下来八天的时间里，我所见到的各个地方，不管是街边的公共厕所还是高级的酒店房间里，满是操纵按钮的马桶无处不在。（为什么我要在这个东西上花这么多文字……）

于是刚才那个奇怪的话题便是本篇游记的开头。

当然，旅途真正的起点，是在吉隆坡飞日本的飞机上。

1

1.

清晨，不知到了几点，便被舷窗里偷跑进来的阳光吵醒。

不久头脑慢慢清醒过来，用了一小会才意识到自己还在飞机上。透过玻璃往下看——视野之内已经没有了海的影子，替代的是绵延的山岭还有扁平稀疏的房子。我看了看手表，如果昨天没有上错飞机的话，那脚下的国家便应该是日本了。

触地，大阪。



根据行程规划，出机场后需要搭乘“南海电车”进入大阪市区。

南海电车的车头造型很是奇特。跟有着圆滚滚鼻尖的列车不同，车头前似乎镶着一把武士刀，似乎不费一点力气，就能把前面的空气劈开。上车后，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趟列车。

对了，我在铁胆火车侠里见过它。

他的名字叫“南海忍者号”，是个操着关西腔，喜欢独来独往的忍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作为特急线，南海电车途中停靠的站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此时运行的是“红色特别版机车”的缘故，列车轻停的每一站，都会有很多带着相机的铁道迷等在站台边给它拍照。很多铁道迷都是上了年纪的老爷爷，他们激动地拿着相机拍摄的样子很是可爱。





当然，还有一位铁道迷非常特别。

当时列车正经过一个路口，只见一位带着白色遮阳帽的女子倚着单车在独自路口等待列车经过，

列车开过时，她便对着呼啸而去的列车欣喜地挥手——我本想拍下这一幕情景，可是还不等我掏出相机，列车已经行驶走了很远，而那个如剧本里编排出来一样的挥手连着路口一起，已经消失在了后方的视野里。



在经过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我略带遗憾地补拍了这样一张空旷的路口。

她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像是在路上偶遇了熟人一般，亲切地朝着这边打着招呼。

2.

趁着早晨的太阳，我并没有先去旅馆存放行李，而是去了行程里的第一个景点，大阪天守阁。

翡翠绿的瓦片，镶金的屋檐……作为一个景点，大阪天守阁能给游客带来的所有惊喜都已经被泛滥的明信片刷得一干二净。作为关西最有名的建筑，这是一个不那么让人感到意外的地方。

当我走近它时，有一种曾经挂在墙上的海报被放大了的感觉。一切都和画上所描绘的一样，漂亮而且精致。



而其间唯一有些和“完美”一词格格不入的，是承载着阁楼的那些石头。

整个天守阁已经被重建修复到了比原版更加漂亮的程度——除了那些石头。

你不能指望在石头上“二次创作”，把它们变得更加漂亮，或者实施一个“还原石头”的考古计划，去复原石头原本的样子。因为石头并没有什么“原本的面目”，石头就是石头。



那些巨石，便是真正的天守阁。

黝黑的巨石，从江户时代开始，已经听遍了人间四百年悲欢离合的故事。在它之上，漂亮而精致的阁楼一次次被重修，然后因为一些可笑的原因又一次次被焚毁。它看着人们从拿着兵戈到拿着枪炮，杀红了眼，然后愤怒地战斗到把血液都要煮沸。

我走上去摸了一块巨石，它却似乎凉得透彻。





3.

心斋桥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有着著名的 Glico 奔跑人还有酥脆的章鱼丸子。不过我对在这里踩马路或者逛商场并没有很大兴趣，所以刚才说的那两样东西是我对心斋桥地全部印象。

对啊，一个人出来，为什么要去逛步行街？

那么既然心斋桥并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来谈谈别的东西吧——比如我在大阪住的酒店。

就是这个像烤箱一样的东西

而我就住在右边上面的那个隔间里。

旅馆分成两个部分，一边是住宿区，也就是一间间的小床位，另外的房间则是公共休息区。公共房间的功能分区很精细，有一间不大的客厅，一个洗衣房，还有一个塞满着自动贩卖机的房间。



我原本以为这个胶囊旅馆里应该会有许多背包旅客，进来之后却有些出乎意料。里面的住客大多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我到达旅馆的时候刚好是正午时分，通常在这个时间里人们应该都在上班才对，不过此时在旅馆的客厅里却早已坐满了出来休息的人。他们躺在沙发还有凳子上，点着香烟，睡眼惺忪地看着电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在看里面播放的娱乐节目，因为期间有人调换了另外的频道，而其他人却依然只是默默地盯着电视的方向，没有阻止也没有异议。

我尝试着根据他们外貌还有神态给他们贴上标签，帮他们补完来旅馆之前发生的故事。

坐在躺椅上的一位男子时不时掏出手机，点亮屏幕看了一眼然后又关上。或许他是因公事来大阪出差，提前半天来到了这里，好在开会之前能小憩一会儿。

另外一位男子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含着没有点燃的香烟。也许他是因为跟妻子吵架，赶出了屋子，于是带着身上仅剩的公文包来这里等着风暴过去……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从他们的屋子里出来然后在这里落脚。他们也不互相交谈，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着时间慢慢过去。

这种感觉很是奇怪，就像是在参加孤僻症患者的聚会，整个房间充满了人，但是气氛却异常安静。

我没有在客厅待很久便回了我的床位，拉上帘子，倒头睡下，以弥补上因时区变化而在飞机上落下的一个小时。

4.

入夜

下午去拜见了东渡到日本的初中同学，我们俩在大阪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

他带我去看他高中的学校。我问他大阪能不能看到电视上那些穿着校服的姑娘，他说当然可以，不过要等到下午五点放学。我说你是不是因为日本女孩漂亮所以远渡大洋来求学，他笑着说“一半一半”。他请我吃从自动贩卖机里吐出来的拉面，带我去看大阪最宅的画展，然后顺便抱怨了一下他严肃的叔叔。

和人一起散步是一件很悠闲的事情，特别是当你身边有一个能谈得来的朋友的时候。从他那里回来，就已因为旅馆偏僻的原因，我需要搭电车去大阪站，然后在那里换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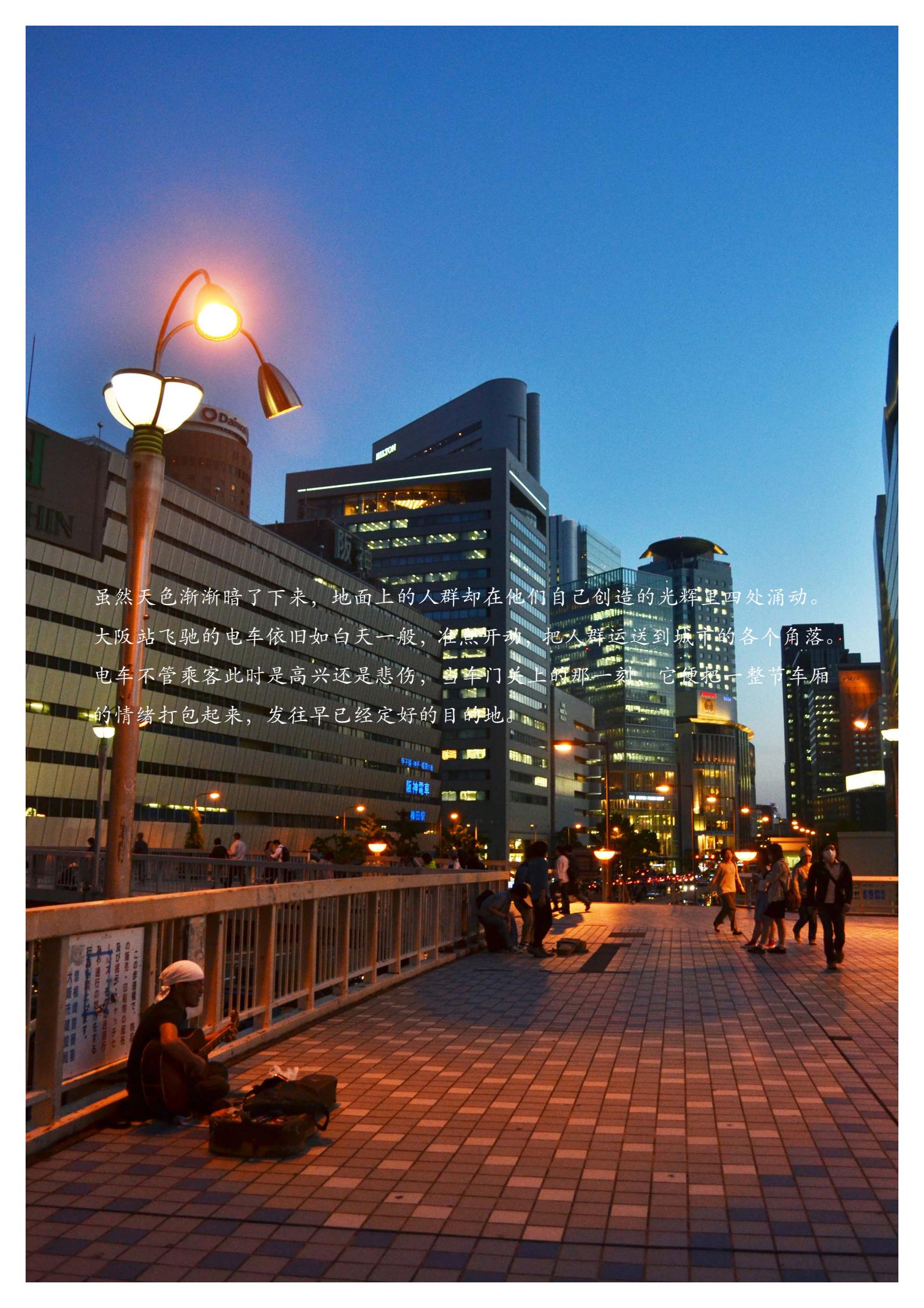
到达地铁站时，大约下午六点左右。在这个时间点上，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以下，但是仍有一些余晖挂在天空。由于光线被偏折的原因，此时太阳落下去那个方向的地平线，会有一层乳白色的光晕扩散开来，朝着已经入夜的另一边慢慢褪去颜色，融进黑夜里。在这个时间段里，一座城市会呈现出一天中最有韵味的样子。



于是趁着今天太阳覆灭的最后几分钟，我跑出了地铁站。

整个大阪，像是传说里在夜晚就会缓缓沉入海底的城市一样，不紧不慢地把自己裹在在深蓝的余晖里，然后迈进黑夜。





虽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地面上的人群却在他们自己创造的光辉里四处涌动。

大阪站飞驰的电车依旧如白天一般，准时开动，把人群运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电车不管乘客此时是高兴还是悲伤，当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它便把一整节车厢的情绪打包起来，发往早已经定好的目的地。



列车把商业街弥漫的兴奋带走，把住宅区沉寂的寂寥驱散。正是这种无法抗拒的运输方式，如同血液输送一般，把城市里某个角落多余的情绪带走，给那些地方的人以喘息的时间。

5.

来大阪之前，有人跟我说，大阪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你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你，但是你会愈发地喜欢这个城市，为她着迷。但他当时没有给我解释这之间原因，只是说“你去了就会知道”。

今天在这座城市游荡的一整天里，我一直都有留意，想去寻找那些具体的迷人之处。那个所谓“不知为何着迷”的感觉，是来自于天守阁下沉淀在泥土瓦砾之间的故事，还是来自于弥漫在心斋桥嘈杂人群里的活力？我不是怎么清楚。不过后来，我找到了一句话，它告诉我不要枉费心思去为这种暧昧的感觉寻找一个具体的答案。

“Love is not about thinking, it's about feeling...”





京都 (一)

第二天

1.

匆匆告别了大阪，我搭上了开往京都的列车。

可能由于早晨起得太早的缘故，我在大阪开往京都的电车上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列车已经在京都站里停了很久。我匆忙提起大大小小的背包，跟叫醒我的女士道过谢后，便下了车。

第一次听说京都，是在“けいおん”里。里面让我过目不忘的镜头便是平泽唯指着京都塔说——“大萝卜”。于是在我印象里，京都便是一个“有着大萝卜”的城市。顺路提一句，这次来京都的另外一个目的，便是去“けいおん”的圣地巡礼。

出了站，白色的京都塔便立马出现在眼前。红白相间的塔顶，还有圆滚的塔身，那个瓷器一般的京都塔就直直地矗立在马路对面的房子上。

我依着地图找到了需要搭乘的公交，然后上了车。巴士车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也没有把背包卸下，而是硬生生地挤进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前方的座位上坐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她看我坐上座位后对我笑了笑——我不知道她是在像我问好，还是觉得我像插头一样把自己卡进座位有些好笑。

事实证明她是想跟我搭讪。

什么鬼？

我不喜欢带着箱子去旅行，于是就索性买了个箱子那么大的背包背着。这次旅行我一共背了两个包，一个普通的背包挂在胸前，另外那个可以装下一个冰箱的大背包背在身后。那位老奶奶可能出来买菜无聊，看我背这么多东西，便觉得我应该是来京都的游客，于是想找我说说话打发时间。

她问我是不是从韩国来的，我说不是，我说我是中国人。然后她笑了笑，夸赞我日语很好。这让我满心欢喜，觉得学校的日语课没有白学。尴尬的是，在这之后老奶奶说的东西我就再也听不懂了。之后我除了一个劲的说“抱歉”，没能让对话再继续下去。回旅馆后我查了一下，原来她最后是想说“我要下车了”。现在想起来，因为我一直说抱歉的缘故，似乎让她错过了站——真的是很抱歉啊！

试想如果她把问题的顺序倒过来，先问我听不懂的问题，也许她也就不不会夸我日语很好了，我也不会之后因为听不懂一直说“抱歉”而耽误她下车（笑）。



2.

京都是一个精致得过分的城市

她可以满足一个人对于日本文化的所有幻想。她有着安逸的民宿街道，杂乱无章的电线杆，隐藏在巷子里的酒屋，还有在山石间若影若现的神庙。

我似乎听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步就像是走在电影里”。把这句话放在京都再贴切不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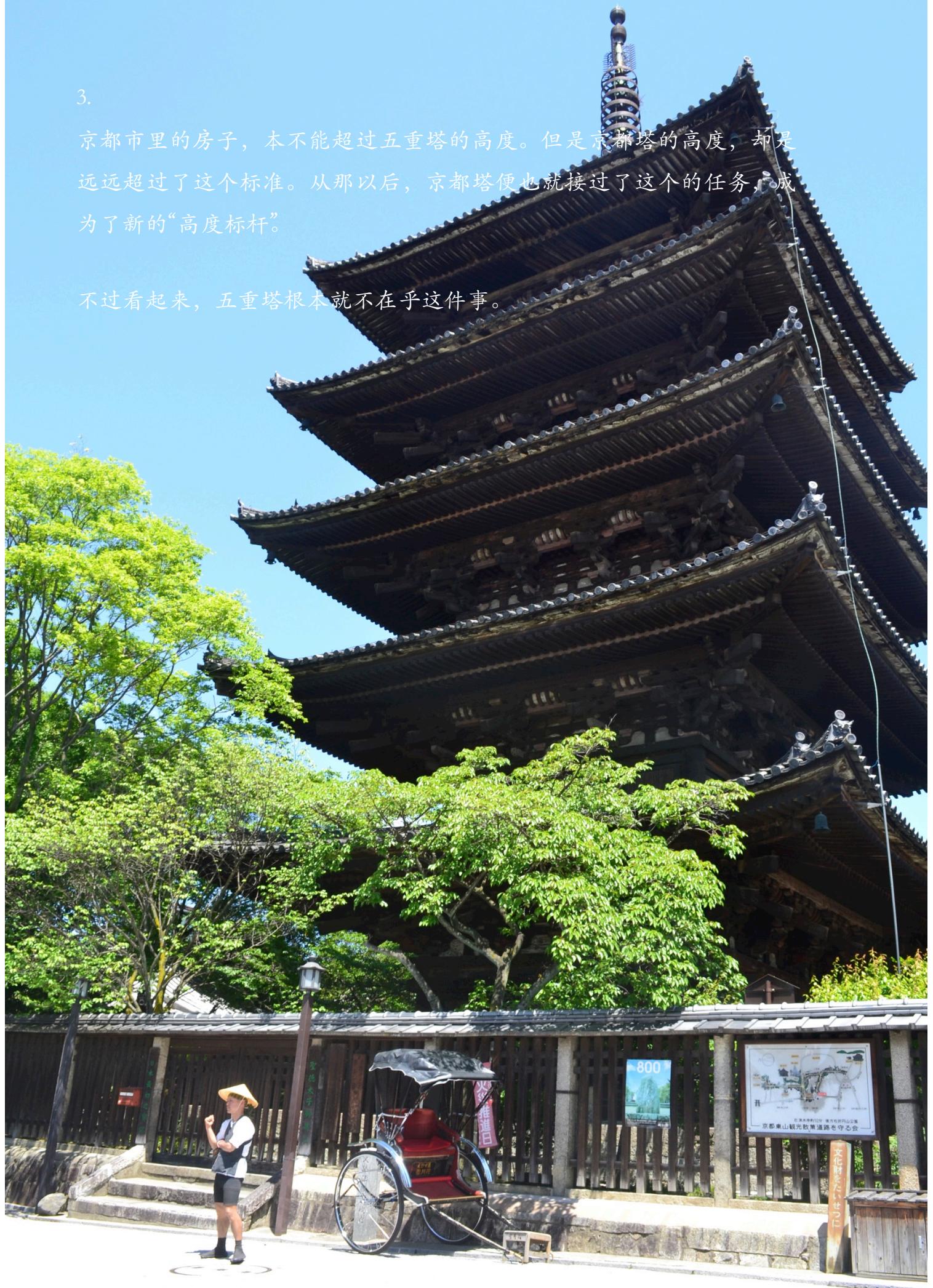
街道上，时不时会有穿着和服的少女。她们像是时光隧道里掉落出来的幻影，在昭和年代的时空里拉扯出一条条缝隙。缝隙里面装着的是早已远去的朝代。



3.

京都市里的房子，本不能超过五重塔的高度。但是京都塔的高度，却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从那以后，京都塔便也就接过了这个的任务，成为了新的“高度标杆”。

不过看起来，五重塔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





4.

京都的第一站，便是清水寺。

清水寺坐落在京都旁的音羽山上，隐在半山腰间。寺庙里游人众多，香火旺盛。前来求签的男女，双手合十，紧闭双眼。他们许愿完后然后点燃一串香脂，小心翼翼地把它插入香炉，希望自己的愿望能随着香火传到天界。或许今天是个吉日，寺庙里满是前来求签烧香的人。从山脚下往上望去，便会看见一股青烟从山里生了起来。

如此繁盛的香火，不知是否会打扰到神明大人们的休息。

寺庙里也有很多像我一样只是走马观花的旅客。走走停停，看到一处上好的景色便立马掏出自拍杆冲上前去，生怕错过了什么美景。

清水寺是个赏樱的好地方，可惜时值盛夏，已无樱可赏，心里不免有些遗憾。大多游人可能也觉得如此，便也没有久留，匆匆留影之后便随着大流离去。人群一直在朝着一个方向流动着，不过在旁边山间的小道上，人流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从中分开。

走近了，便发现支开人流的是一个拿着画板的老人。

他用纤细的画笔，勾勒着远方静坐着的清水寺大殿，一笔一划，就如一针一线，在画板上丝毫没有马虎。

过往的游客没有因为老人的画板而减慢前行的速度，不过中间有些人人心生好奇，便停下来拿起相机咔嚓一拍，然后便继续向前，以免被同伴拉下。我没有同伴要追（哭），于是在老人身后找了个空地落脚，看他慢慢给画布上色。





跟我一起看老人画画的，还有一位小女孩。她站在老人旁边，扯着妈妈的衣角不让她走。

老人停下，似乎是要换画笔。

这时他注意到了身旁的小女孩，然后便乐呵呵地向她问好。接着他便俯下身去，把手伸进背包，像是在掏着什么东西。老人摸出了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画纸，然后递给女孩。小女孩满心欢喜地接过卡片，把它抱在胸口，然后躲到了妈妈的身后去。她的妈妈走上前向老人道谢，然后便牵着女孩慢慢走远了。

我说，我也在旁边看呢，您能不能也给我一张？

5.

从音羽山上望去，整个京都市净收眼底。你可以看见城市一直铺开到远方的山脉，然后被森林吞没。

而城市里，真的没有一座房屋超过了京都塔的高度。



6.

下午的任务，便是去伏见稻荷大社，去那个神明居住的地方。

我之前并不知道，那个立满红色“牌坊”的地方，就在京都。住进旅店后翻看旅游宣传手册时才发现，原来时常在壁纸上看到的地方，就在京都旁不远的山林里。我草草收拾了一下行李，拿起相机便上路了。

在去伏见稻荷大社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铁路口——我不知道已经多少次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铁路口。





我记得有个叫千昭的少女在这样的地方说过“我在未来等你”

我记得有一辆 AE86 在这样的路口为了一个不会等它女孩而停下

我记得有一棵樱花树在这里抖落下以每秒五厘米的速度飘落的花瓣

“每一步就像是走在电影里”